

小学生精品书库



Xiaoxuesheng
Jingpin Shuku

迷人的 池塘

安徽省
儿童文学创作
委员会 编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小学生精品书库

迷人的池塘

安徽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 编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(皖)新登字 06 号

迷人的池塘

安徽省儿童文学创作委员会 编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杏花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.75 插页: 1 字数: 13 万

1995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5,001—15,000

ISBN 7-5397-1240-6/I·272 (儿) 定价: 6.00 元

致小读者

今天的小学生，就是明天的社会栋梁。

今天的小学生，会碰到许多学习上的难题；到了明天，将要回答更多人生的试卷。

小学生只有在今天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，将来才能够适应飞速发展的时代，担负起 21 世纪赋予的重任。

如何提高自己的素质？这不仅仅是家长、老师所关心的问题，也是全社会都应以重视的百年大计。为此，我们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——全国孩子们的知心朋友，从建社以来所出版的大批优秀图书中精选 40 种，经过重新修订编排，组合成这套“小学生精品书库”。

这套丛书分为思想品德、文学艺术、

文化教育三大类。各类图书既相对独立，又互相关联，共同构成一个体系。

根据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实际需要，我们在编选中注意从品德、知识、娱乐、美育诸方面培养孩子们的文明素质，充实孩子们的知识结构，供给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多种精神营养。每本书都力求做到思想性、知识性、启示性、趣味性和艺术性的完善统一，力求以活泼的语言和生动的故事来启发小读者的阅读和学习兴趣。同时也考虑到篇幅的适宜，使孩子们有时间阅读，喜欢阅读，读后有所收益。

亲爱的小读者，你想知道哪些杰出人物创造了什么样的辉煌业绩吗？你想知道哪些神奇的动植物故事和自然景观，以开阔眼界吗？你想欣赏精美的文艺作品，以陶冶情操吗？那么，就请打开这套“小学生精品书库”吧！

编者

1995年2月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收入的19篇儿童小说，都是从获奖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这些作品题材广泛，其中有情景交融、妙趣横生地描写保护、爱护野生动物的《采茸》、《竹鸡王》和《高高的老榆树》；有情节曲折、真实感人、着力歌颂新人新事的《未来的星》、《小刚的奇遇》和《“装甲兵司令”奇遇记》等，都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。读后，会给人以一定的启示和教益。

目 录

采 茸	刘先平 (1)
珍贵的教科书	边子正 (19)
王大宝和他的影子	祁小林 (26)
“装甲兵司令”奇遇记	海 涛 (49)
她消失在银幕上	戎 林 (63)
米小满	金 萍 (80)
高高的老榆树	徐金星 (91)
竹鸡王	周德钊 (102)
未来的星	徐善新 (116)
小刚的奇遇	郎 澜 (125)
有一只小船 (外一篇)	陶方宣 (141)
画眉远去了	王世才 (149)
小刚的“信息”脑袋	张文才 (159)
迷人的池塘	宋知贤 (163)
明明接姥姥	金兴安 (174)
心，张开了翅膀	徐钦功 王 萌 (181)
櫻 桃	程小艺 (196)
林中一课	邵凯生 (211)
村童趣事 (三则)	黄国玉 (217)

采 茸

刘先平

在晨雾弥漫的山冈上，打鹿队的师傅井井有条地布置了各个哨位。队员们立即各自奔向哨口。这一切，已无疑地说明，他们将不等大花角放好草，晒干毛衣，就要抄鹿放铳了。

陈炳岐和雷大爷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正在等待打鹿队各个哨位的信号。雷大爷懂得草帽挥动的秘语。一会，队员们完成合围的信号已经发出了。这也是保护小组开始行动的信号。

他们两人从隐蔽地出来，刚走了四五步路，打鹿队指挥位置站起了人，举着草帽向山坡围场绕了两圈。

雷大爷说：

“他们通知咱们，别往前走，不能惊

动围住了的鹿。”

“喊吧！说咱们有事和他们商量。”

“不行！那样，他以为你想加进去分茸，说不定会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早早就放铳子。打鹿队有规矩，围鹿时，见到扛铳子的人，讲交情的邀你参加；不讲交情的，叫你别往他那走。”

“他这是不讲交情了？”

“是这码事。扛铳子的要是不理他，往里冲，他们只得提前放铳，伤了你，你还不能找他。有扛铳子的横人，故意大喊大叫，有意放空枪，惊动鹿。那就结下怨了，下次碰到你在围鹿，他们就来报复。”

“还有这么多规矩！不管用什么法子，只要能惊走花鹿……”

雷大爷狠狠地瞥了他一眼。

陈炳岐一想，刚才的话有些不合适。在追踪大花角中，雷大爷猎鹿的丰富经验，对梅花鹿生态的深刻了解，常常让他们惊叹。但是，也正是这一点，使他深切地感到，这些带班子的师傅对保护工作的严重威胁。如果不做好这些人的工作，不把他们争取到自然保护队伍的行列，珍贵动物的保护仍然是一句空话，光靠一纸法令，是无法做到深入人心的……

“要是叫他们暂停，有话商量，该怎么打手势？”陈炳岐问。

“把草帽倒过来托着，上下举两次就行了。”

“你就这样跟他们说吧！”

“这事得你自个来。”

陈炳岐并未听出话音，真的取下草帽，倒托在手上，上下举了两下。只见对方用草帽向自己人摇了两下。陈炳岐忙招呼雷大爷：

“咱们去吧！”

老人没有挪步，像在想心思。陈炳岐又催了一次，他还是没动。

陈炳岐以为他发现了什么新的情况，忙把眼向四周扫了扫，结果，并无异常。陈炳岐急急地发问：

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你自个去吧。”

这下轮到陈炳岐吃惊了。追了四天，就是为这个打鹿队。今天凌晨，当雷大爷和蓝泉、翠杉回到宿营地后，大家又进行了讨论，才决定了这个方案。虽然未研究每个具体的细节，但总的目标是很清楚的。雷大爷说的也很入骨。“出其不意”的主张，就是他提出的。为什么到临上阵却变卦了？

面上未动声色的雷大爷，头脑里可翻滚得厉害。活到六十多了，还没干过这样拆人家台的事。“一生不做亏心事”的原则，又非常活跃地占据了思想。猎人的道德、做人的原则，都极力反对他去把别人枪口下的猎物夺走。他，被一对青年人，为了开发祖国生物资源而遭受的痛苦命运、顽强奋斗的精神感动后，能

主动协助工作，已是了不得的进步。现在，又要去面对面交涉这样的事，对他来说那是太困难了。

陈炳岐想起了和雷大爷接触后的种种事，摸到了他的思路：

“雷大爷，咱们是为国家、为人民着想的。每个有觉悟的猎人，都很容易懂得保护野生珍贵动物的道理。咱们是宣传政府的法令，也不是从他们的枪口下抢茸。再说，真要是围住了梅花鹿，他们也辛苦了几天，咱们还可想办法不让他们在经济上受损失。”

话一挑明，雷大爷反而感到有的话很难说出口，理在陈炳岐那边嘛。他忙问：

“你有么样好法子？一架好茸值上千块的钱！”

“这你放心。咱会尽量做得让大家都高兴，也让他们尝到保护自然的甜头，走吧！”

雷大爷还是半信半疑，陈炳岐又拉又拽，两人才上了路。隐蔽在远处负责联络的小叮当，这时也追上了陈老师和舅公。

打鹿队领班子的洪师傅，因为怕在哨口讲话惊动了鹿，早已迎了过来。当他看清来人，老远就说：

“哎呀！雷师傅，是你老呀！得罪得罪。刚才的草帽不是我绕的。还用着你亲自前来？坐那就是了，砍了茸还能少你一份？”

谁知道洪师傅诚心实意的话，直说得雷大爷脸上火辣辣的。陈炳岐赶紧上前，互相作了介绍。洪师傅

说：

“有雷师傅在，我也不相瞒。这头行山鹿是从紫云山那边跟过来的，到这边也四天了；是个大二杠，货大。这家伙又精又滑，昨儿下午就围上了，一抄时，被它溜掉。傍晚刚要二抄，又被个小伢子搅乱了。眼下正围上，准备放銃。”

陈炳岐从国家颁布的保护野生珍贵动物法令，谈到保护自然的意义；又从开发动物资源，讲到保护梅花鹿、恢复野生种群、驯养的美好前途……

洪师傅没什么说的。陈炳岐以维护政策、执行法令的身份说话，洪师傅就是有什么也说不出口。但很显然，他面有难色：

“老陈同志，我在生产队是个队长，你讲的这些道理我明白。说远的，还没看到；政府有这法令已够了，只是……伙计们跑了这么多天，理也要大家认，眼下又是立马要放銃子……”

陈炳岐懂得了他的意思：

“花鹿窝的地方看准了？”

洪师傅向雷大爷看了一眼：

“昨晚回来的人说，是看准了。谁知经了一夜，又有什么样变化？打鹿的事，还能瞒得了雷师傅？”

雷大爷始终一言不发，很尴尬地站在一边。洪师傅讲话时，又老是有意地要挂上他。

陈炳岐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说：

“长话短说。洪师傅，这样吧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反正不让同志们在经济上受大损失。要是有机会让咱看到鹿，咱准备试试看，想法留花鹿一条命，这架茸还归你们。要是真的跑了，咱们再用其他法子，补偿同志们的损失。”

“又要留命，又要砍茸……这，办不到吧？”

“咱们试试吧。”

洪师傅觉得这位不显眼的人讲的话也实在，但还是不敢相信。别说没见过这样的事，打了几十年的鹿，连听也没听说过哩！

陈炳岐说：

“一言为定，老雷师傅作证。”他用下巴指了指雷大爷。到了这个地步，雷大爷也只好很勉强地点点头。“丑话讲在前头，请洪师傅马上通知你们的人，不管怎样，不准放銃。全部改成明哨，帮着围鹿。要是谁放銃，那就是知法犯法了。”

洪师傅只好答应。雷大爷有些着急，不知陈炳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又怕把自己摆进去。打猎打了一生，临老要是做了没筋骨的事，挨人骂，实在叫人愧的慌哩！

他把陈炳岐拉到一边。陈炳岐却先对小叮当说：

“你去看看方老师离这儿还有多远？叫她快来，咱们在那边等她。”

小叮当答应一声，一溜烟跑走了。因为怕目标大，

容易被打鹿队发现，方玲他们隐蔽在后面的地方。

陈炳岐估摸到雷大爷的心理，如此这般地对他说了一番，老人的脸上才略略开朗了：

“可靠吧？”

“试试吧！做事应该十拿九稳，必要时也得冒点险，咱尽量把事做得圆满一点。跟鹿、指鹿的事是你的。只要你给咱机会，咱想不会让你太丢脸。”

“没想到你还藏了这一绝招。”雷大爷这次真的露出了笑容。短短几天的接触，已看出陈炳岐不是个只说大话的人。没把握的事，不轻易出口。

陈炳岐掏出小本子，找到大花角的步链资料，在心里又默算了一遍；末了又问雷大爷：

“你估摸，大花角有多重？”

雷大爷说了个约算，刚巧和陈炳岐算出的差不多。

陈炳岐打开背包，从里面取出了一个物件。雷大爷瞅了瞅，也没看出个名堂来。等到陈炳岐又拿出一个像瓶子样的玩意，他更是莫名其妙。只见陈炳岐一会用笔在纸上算，一会又忙着手头上的活，连眼都眨功夫抬，也就没好意思张口问了。

方玲很快就赶到了。陈炳岐和她商量了一阵，又将两个背包里的各种工具、仪器检查了一遍。雷大爷向她交待了蓝泉、叮当和翠杉的具体任务，就和陈炳岐向洪师傅那边走去。

洪师傅迎了上来，说：

“话已传下去，事情也安排了。”他还有句话没说出口，那就是：现在就看你的了。

到了这时，雷大爷已觉得腰杆硬了一些，因而问了各个站哨的位置，大花角窝藏的地方。洪师傅是开朗的人，问话的又是大名鼎鼎的雷铜岭，因而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。至于大花角窝藏的地方，只能说个大概，因为经过昨天的折腾，鹿惊得不得了，今天不敢迫近跟鹿。

雷大爷对凸凹岭的地形很熟悉，听洪师傅说后，感到他在兵力分配上存在一些问题；但自己又不愿喧宾夺主重新调整。再说，时间也不允许了。略一思索，说：

“咱们到虾形那一带去站暗哨。”

“那不是已出了我们围场的界？”洪师傅说。

“离得不远。”

洪师傅从没和雷大爷搭过班子，只晓得他是个狠人。今天刚刚共事，还知他是个怪人。站哨不站围场里，倒站到外头去了！想张漏网鱼？我姓洪的白吃干饭几十年了？又一想：反正是你姓雷的认的，也不是我指的。得了手，当然是一个呵呵三个笑，都高兴；失手了，也怨不得我。于是，也就没有说什么，一任雷大爷自便。

陈炳岐说：

“洪师傅，一切由你指挥了。只是要等咱们到了虾形，向你发了信号后，才能抄鹿。”

“要得，要得！”洪师傅眼见雷大爷领着陈炳岐浮沉在草海里，不禁摇了摇头。

峰峦已抹了层朝霞。天边飘来一片云，那片云成了朵绛紫色的大丽菊。凸凹岭笼罩在朦胧的霓光雾霭中。

虾形在凸凹岭的南首。其实是片沼泽芦苇地。一提沼泽、芦苇，人们总是一下想到湖滩、江滨、平原。熟悉山情的人，不仅晓得高山上有山芒，也晓得还有苇丛。虽然无法和洪泽湖、白洋淀那些有名的芦苇相比，但因为这里地势低洼，地下水丰富，有水漫坡，芦苇长了一丛一丛，弯弯扭扭，说“虾形”也不过分。

雷大爷和陈炳岐蹲的位置在围场的东侧。抄鹿的人将大致由北向南。他们守的这个哨口，却能看到整个包围圈。陈炳岐对在包围圈外站哨，心里也有些嘀咕，不禁对雷大爷看了一眼。老人眼里出货，没等他挑明，自个先说：

“咱是在和大花角猜心思。猜得准不准，也像你说的：试试吧。”

陈炳岐会心地笑了：

“能给洪师傅发信号了？”

“发吧！”

雷大爷平静得很，那副神态，简直像是已把大花角拴在裤带上了。

洪师傅领着人开始抄鹿了，三个人成品字形前进。

三顶草帽在草海上飘浮。各个哨口的人，也都守在位子上，看着草帽的动静。陈炳岐直到现在才真正明白了雷大爷要他们戴草帽的意思，才懂得了不显眼的旧草帽和狩猎的关系，像是一幕戏中的道具，还真少不了它！

苇丛、草里蚊子满天飞，黑黑的一片，大白天也往脖子、脸上叮。蚊子大得出奇，真够得上用棒子打。叮一口，鼓起一个大包，痒得难受。正在站哨口，也无法老伸手去打，只好把衣服领子翻起来。雷大爷小声说：

“最厉害是小黑虫，叮一口要痒四五天，临了还要落块疤。蚊子不算个啥！”

陈炳岐很奇怪，雷大爷对这些蚊子、黑虫毫不在乎，这些小小的吸血鬼像是惹不起他似的。

“咱肉是酸的，它们不爱。”雷大爷风趣地作了解释。

抄鹿人的草帽，像是被风吹动一样，往南飘来。各个哨位上也没有动静。

八哥、鹁鸽、相思鸟、画眉成群结队向山林飞去。

洪师傅同他的两个伙计，早已越过了陈炳岐他们的位置。可还是一点动静没有。

正在紧密观察的雷大爷，突然偏起了头。陈炳岐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，雷大爷已拉起了他的手，转过身，领着走了。